

## 為什麼大學沒有約束他們的警察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這個春天，在一系列大規模槍擊事件和對槍枝犯罪的日益關注中，兩所大學制定了加強校園警察力量的計畫。

喬治華盛頓大學警察局將於 2023 年秋天首次開始為部分警官配備武器。波特蘭州立大學悄然取消了 2021 年所改變的限制其警官攜帶武器巡邏的政策。

這些措施立即遭受強烈反對的聲浪。喬治華盛頓的學生遊行到臨時校長的校內住所；超過 200 名教職員工簽署了一封信，譴責大學董事會未能收集足夠的社區意見。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表示，此舉讓社運人士為之奮鬥並在 2021 年更接近實現的目標——一個沒有武裝執法的校園——宣告無效。

三年前的這個星期，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官謀殺，引發了一場關於執法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全國性對話。校園裡的學生和其他人越來越堅定地認為，高等教育需要重新考慮其警務方法。許多大學領導都樂於接受：他們承認大量的警察存在可能會讓有色人種感到不安全，並同意做出某些改變。

但是，儘管一些大學領導提出了更廣泛的警察部門改革計畫，但並沒有發生徹底的改變——事實上，喬治華盛頓和波特蘭州立大學已經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這兩所大學的領導人將他們的論述著重在對犯罪和槍枝暴力增加的擔憂上。多年來，對於那些推動他們的機構去想像沒有警察的校園的社運人士來說，這些論點是錯誤的。

這些事態發展突顯了警務辯論中持續存在的緊張局勢：大學管理者不會取消執法。積極分子不會放棄廢除校園警察的鬥爭。這對未來關於校園安全的對話意味著什麼？

弗洛伊德（Floyd）被謀殺後，大學就陷入了困境。一些社運人士要求他們的大學完全廢除警察部門。（專家告訴《紀事報》，他們不知道有任何機構真正這樣做過。）

從一開始，校園官員就抵制了社運人士所提出影響層面最深遠的

要求。在路易斯維爾大學，黑人學生會要求該機構切斷與路易斯維爾地鐵警察局的所有聯繫，該警察局的警察於 2020 年 3 月開槍打死了 26 歲的黑人婦女布倫娜·泰勒。當時的校長內利·本達普迪 (Neeli Bendapudi) 向黑人學生會主席解釋說，由於管轄權重疊以及依賴路易斯維爾警方的支援，大學不能同意斷絕關係。

儘管如此，機構很快做出了較小的改變，以表明對種族正義和進步警務的承諾。他們限制了警察可以使用的武力種類，並與被指控殘暴的市政部門保持距離。

例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暫停了建立武裝警察部隊的計畫。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切斷了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部分聯繫。和許多機構一樣，密歇根大學組建了一個工作組來重新定義校園安全。

三年可以改變很多。

霍普金斯大學正準備在秋季推出自己的警察部門。明尼蘇達州重新點燃了與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關係。密西根特別工作組解散了，並且成果有限。

密西根大學高等教育和中學後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查爾斯·HF·戴維斯三世 (Charles HF Davis III) 表示，對改革努力的退縮「傳達出政治承諾不足」的訊息，這與 2020 年大學們所確立的種族正義為優先事項的原則相悖。戴維斯曾在上述密西根特別工作組任職。

可以肯定的是，大學在 2020 年對其警察部門做出的許多改變仍然有效，例如加州州立大學所有校區禁止鎖喉，這限制了血液流向大腦。大學強調他們在校園交流中對種族正義的持續承諾。

喬治華盛頓推出了一項新的軍官培訓計畫，包括關於降級和識別無意識偏見的課程。該部門增加了隨身攜帶的攝影機，並增加了學生對官員招聘過程的參與度。

但戴維斯說，如今的大學在增加警務時可能比 2020 年遇到的聲浪更小。大多數在 2020 年領導抗議警察的大學生已經帶著他們對當時大學的記憶畢業了。

「大學決定等到激進主義消失為止，」戴維斯說。

即使一些對校園警務最嚴厲的批評者消失了，但仍有很多學生、教職員工和工作人員對武裝警察的問題提出了質疑。

「我現在的目標是確保波特蘭州立大學能夠聽到學生的聲音，」波特蘭州立大學解除武裝活動組織的一名大四學生兼組織者漢娜·阿爾茨加爾（Hannah Alzgal）說。「毫無疑問，這不是學生們一直在爭取的決定，我們也沒有被包括在其中。」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警察局長兼國際校園執法管理員協會理事克絲燈·羅曼（Kristen Roman）表示，在她任職的最近三年裡，她校園裡的激進主義比在她剛開始工作那三年更明顯。

「對於高等教育社群來說，動員和社會運動並不少見——這是受到鼓勵的，這是高等教育社群的一大優點，」羅曼說。「就警察與社區之間的關係而言，以及我們在過去三年中看到的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信任問題——這無疑促使我們校園的激進主義有所增加。」

喬治華盛頓和波特蘭州立大學的領導人說，他們現在正在採取行動，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一方面，他們擔心校園附近的犯罪活動。而且，他們也不想成為下一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下一個安普誇社區學院、下一個密西根州立大學——這些機構的學術聲譽與他們作為大屠殺遺址的遺產糾纏在一起。如果射手真的來到校園，他們希望做好準備。

據 GW Hatchet 報導，在喬治華盛頓，「受過特殊訓練」的軍官將獲得 9 毫米手槍，以應對緊急情況。目前，當緊急情況需要武裝反應時，警察局會聽從其他警察機構——華盛頓市中心校區兩側有一些警察機構。

「對危及生命的事件立即做出反應至關重要，但只要涉及武器，手無寸鐵的警察就無法做出反應，而必須依賴其他武裝執法人員，」喬治華盛頓大學臨時校長馬克賴頓在發給校園社群的電子郵件中解釋。

與此同時，波特蘭州立大學決定增加武裝巡邏，因為警察在校園裡看到了更多的武器。公共安全主管威利·哈利伯頓（Willie Halliburton）說，2020 年，波特蘭州警察在校園內查獲了三件武器。2021 年，他們查獲了 6 個。2022 年，官員查獲了 13 起。

「我說的不只是刀——我說的是槍、半自動手槍、長槍、步槍，」哈利伯頓告訴《紀事報》。「這些是我們開始經常遇到的嚴重武器。我

們正在努力以尊重的方式開展工作，並尊重人們在那裡的自由。但我們也必須尊重我們的警官、他們的生計和我們的校園。」

波特蘭州立大學於 2014 年首次成立了武警部門。校園活動人士抗議這一決定。然後，2018 年警察在校園外的一家酒吧殺害了一名 45 歲的黑人男子傑森華盛頓，這進一步刺激了他們。華盛頓是一名海軍退伍軍人，他在試圖阻止一場鬥毆時身上配有武器。

該大學在 2021 年解除警察巡邏隊武裝的舉動起初似乎是朝著減少校園執法邁出的一步。然而，這所大學從未完全解除其巡邏隊的武裝。官員們只需要得到高級校園安全領導的許可就可以攜帶武器。

雖然武裝更多巡邏隊的主要目的是保護遇到武器的警官，但哈利伯頓表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數量也是該決定的一個因素。

「做好準備的一種方法是讓我們的官員擁有適當的工具，以權宜之計對這種情況做出反應，」哈里伯頓說。「我們只是祈禱它不會發生，但如果它真的發生了，我們也不想毫無準備。」

根據槍枝暴力檔案的數據，到 2023 年為止，美國已經發生了 237 起大規模槍擊事件，該檔案將大規模槍擊事件定義為四人或更多人被槍殺或死亡，不包括槍手。2022 年全年發生了 647 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目前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發生在大學校園內，但專家表示，此類悲劇相對較少。至於犯罪是否總體上呈上升趨勢，情況就很複雜了。

在華盛頓特區，暴力犯罪——聯邦調查局認為包括強姦、嚴重襲擊、搶劫、謀殺或非疏忽殺人——比 2022 年同期增加了 15%。財產犯罪上升了 31%。

在俄勒岡州波特蘭，與 2022 年同期相比，2023 年前四個月的暴力犯罪率下降了 5.8%。財產犯罪率下降了 9.7%。

根據聯邦克勒利法案收集的數據並未揭示喬治華盛頓大學或波特蘭州立大學校園犯罪的顯著模式。自 2014 年以來，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的數量一直在波動，這是使用當前方法的第一年。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 L. Douglas Wilder 政府和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William Pelfrey Jr. 研究警務和公共安全，他說喬治華盛頓大學這樣規模的機構——26,457 名學生和 6,030 名工作人員——沒有武警部門。

擁有 9 名武裝警察的波特蘭州立大學擁有 22,858 名學生和 3,047 名教職員工。

「如果沒有武裝警察部門，大型學院或大學很難聲稱他們對教職員工和學生的安全有方向，」佩爾弗里說。「如果你的校園裡有 40,000、50,000、60,000 人——那麼幾乎沒有哪個這個規模的城市沒有武裝警察部門。」

Pelfrey 說，當事件需要武裝人員時，依靠當地警方做出回應可能會延遲反應時間。

喬治·華盛頓的發言人約書亞·格羅斯曼（Joshua Grossman）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認為，讓我們最了解校園並訓練有素的警察監督員，讓他們能夠在分秒必爭的情況下快速應對此類緊急情況，這一點至關重要。」

與此相關的是，許多市政警察部門人手不足，包括波特蘭警察局和華盛頓大都會警察局，因此無法響應他們接到的所有電話。

「這就是讓我們回到武裝巡邏的原因，」哈利伯頓說。「我們不能指望波特蘭接聽之前商定的那些電話。」

反對武裝校園警察的軟管也害怕槍枝暴力。但他們不相信給警察配槍就能保護他們的校園。

「這種說法是短視的，」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波特蘭州分會主席艾米麗福特說。「有大量證據表明，當警察攜帶武器時，它對制止犯罪或暴力沒有任何作用。」

身為圖書管理員的福特引用了 AAUP 2021 年關於校園警察部隊的報告，該報告聲稱「幾乎沒有證據證明校園預算的如此大的支出是合理的。」對 K-12 學校槍擊事件的研究發現，武裝警察無法有效防止學校槍擊事件。

相反，福特和其他人爭辯說，武裝人員使校園更不安全，尤其是對邊緣群體的成員而言。

研究表明，有色人種在校園內外被警察攔截的比例過高。南加州大學 2021 年的一份報告發現，在 2019-2020 學年，南加州大學警察攔截的人之中的 31.7% 為黑人，而黑人僅佔學生總數的 5.5% 和教職員工的 8.8%。拉丁裔也不成比例地被警察攔下。

布蘭登 霍恩博斯特爾 (Brendan Hornbostel)，一位研究美國警務歷史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生，將大學讓部分警官配槍的決定形容是向交學費的學生伸出「天鵝絨手套」，向城市校園周圍的無家可歸者伸出「鐵拳」。

和波特蘭州立大學的社運人士一樣，霍恩博斯特爾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論點持懷疑態度。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詭計，」霍恩博斯特爾說。「遇到以下的問題誰會爭論：『你打算怎麼處理大規模槍擊事件？』也許更好的問題是，在校園內沒有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所有日子裡，都會有武裝警察。這對我來說同樣可怕。」

在波特蘭州立大學，活動人士的主要抱怨之一是，在大學決定增加武裝巡邏之前，沒有充分徵求校園社區的意見。

大學校長斯蒂芬珀西知道他校園裡的許多人都感到沮喪。「正如我經常聽到的那樣，『我們不喜歡這個決定，』我更經常聽到的是，『我們不知道它會發生。這有點意外。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呢？』」

他補充說：「考慮到我們警官的安全和我們面臨的情況，我作為校長必須做出決定，在這個有限的期間之內繼續前進。」珀西將於7月退休。

他說他組建了一個特設委員會來製定一項公共安全溝通計畫。他還改變了大學公共安全監督委員會的職責，以便不僅就政策變化，而且對實踐變化（例如增加武裝巡邏的決定）進行諮詢。

「如果我們再次做這樣的事情，我們實際上會在做出決定之前諮詢「監督委員會」，」Percy說。

珀西說，目標仍然是完全解除巡邏隊的武裝。但目前這是不可行的。

活動人士表示，他們將繼續施壓。

「我們的要求保持不變，但我們並不著重在持續令人失望的情況，」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工作人員和波特蘭州立大學解除武裝的組織者凱蒂卡格爾說。「相反，我們專注於與人們討論『安全對您意味著什麼？』」

校園 AAUP 主席福特表示，波特蘭州立大學的分會強烈支持緩

和暴力小組在校園巡邏，而不是武裝警察。卡格爾補充說，社區成員希望進行更多的緩和危險情況培訓，以幫助他們應對危機中的人們。

卡格爾說，社運人士們取得了一些勝利。一個是讓校園警察部門在網上發布其政策手冊，供任何人查看。

不過，她說，「那種感覺就像是對麵包屑心存感激。」

撰稿人/譯稿人：Kate Hidalgo Bellows/Eileen Tsai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colleges-didnt-rein-in-their-police>

